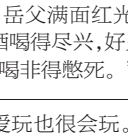
假作真时

王智琦

我们这批上海来的游客，显然对“文化度假村”里新增的“王木匠招婿”这套把戏不感兴趣。尽管两个仆役打扮的小伙子再三邀请，言明绝不收钱，大家还是作壁上观。边上的一帮游客则嘻嘻哈哈，你推我搡的，但也是没人愿意做一回“乘龙快婿”。

突然，人群中传出一阵爆笑，一位脸膛红润、矮小精瘦、肩上斜背着一只女式挎包的老汉，被两个小伙子推向了表演区。老汉羞涩里带着得意，磨磨蹭蹭地边走边把包解下来递给匆忙赶过来的老伴。粗壮结实的老伴嚷道：“你去娶个新媳妇吧，我也省心了！”



老汉被带到二楼观光阳台上，带着长长假须的“王木匠”盘问老汉的来历，老汉倒也实在，毫不含糊其词。我们在下面听得分明，原来老汉是某科研所的工程师，今年已有71岁，和单位同事一起来旅游的。“王木匠”郑重其事地连问老汉两遍“是否愿意娶女为妻？”老汉红着脸，目光有些迷离地往下瞟。旅游团队的同伴起哄着大叫：“我愿意，我愿意！”他老伴看着老汉的窘态也开怀大笑。

“新媳妇”头上蒙着红巾，袅袅婷婷地走了出来。“王木匠”用手撩开红巾，姑娘长得很是清纯，她用艾怨的目光注视着两鬓如霜的老汉，又扫视着底下起劲搞笑的看客，埋下了头。

在喜庆的唢呐和锣鼓声中，高潮到来，老汉与“新媳妇”被人扶持着来到宗祠跪拜天地父母。老汉大约是因长年科研的熏陶，做起来还真有板有眼的，非常到位，假戏还真做了。游客们越发兴高采烈，嬉笑不停，老汉的老伴却有些讪讪然了。

一出闹剧终于结束，老汉从紧闭着的洞房走了出来，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，满脸的喜气。众人哄笑道：“新官人回来了！”老汉聊发了一回少年狂，有些得意忘形，顺手把一只绣球抛向妻子。谁料风云突变，妻子怒目圆瞪，破口痛斥：“你这个老不正经的家伙，还笑得出来，真是丢死人了，看你怎么回家去！”老汉有些心虚，慌忙解释：出来旅游就是闹着玩玩，大家寻寻开心呀。老妻越发恼怒：“闹着玩你还当真了，这么大的年纪真不知羞耻，让我的脸往哪儿搁？”本来在边上起哄抬轿的同事见势不妙，纷纷劝解起来，老汉则知趣地躲一边去了。

等我们参观完一处景点往山下走时，迎面又碰上老汉的那支旅游团队，见老汉的妻子仍然在喋喋不休地痛斥丈夫的轻佻花心，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。两个中年女子在一边劝解着，老汉则远远地跟在队伍后面，抽着烟，神情落寞。看来，这场家庭风暴一下子还难以平息。

在这个什么都可以恶搞的年代，数十年相濡以沫的爱情也终于承受不住，败下阵来。这样的娱乐不知是乐还是不乐？

完美不完美

钱勤发

现在，英超没得看了，西甲又在半夜三更，累人。至于中超，实在提不起兴趣。因为，中国足球太差劲，排名像滑梯一样滑到了泰国与越南之间，让人扫兴透了。人也怪，看惯了足球，没有球看，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。于是，这些天看看女足世界杯。

同样世界杯，男足与女足确实不一样。有时想想，姑娘们踢球还真不容易，奔跑、争抢、头球、胸部停球……她们干的全是男球员的“活”。就是0比4输给巴西，就是中途出局，也用不着大呼小叫。如今的中国足球，还属于“陪客”，这个“定位”也许尖刻了点，但知己知彼还是应有的客观态度。所以，让女足姑娘们放开“玩”嘛，在风雨中锻炼成长，何必“前八前四”的，将调子提得这么高（本文写成后获知女足已进入八强，胜固欣然也）？

前两天，看中国女足与丹麦女足的比赛，场面不难看，尤其中国队3个远射进球，说不上“世界波”，至少也是“中国波”——中国队少有的漂亮进球。第二天，读报，看看媒体是怎么来评价这场球的？有媒体打出标题“完美开局”；有媒体评论“红色1分钟”；还有媒体头版头条头号黑标：“惊魂2分钟 惊艳开门红”；有位小学四年级的小记者写了篇小文章，标题是“赢得胆战心惊”……凡是看过这场比赛的读者，定能从这些报道中评出个好、中、差来。

边看边聊

这是中国女足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。赛前，就有不少媒体高调“推波助澜”，说中国女足要“割麦”（丹麦）。这“割麦”两字听起来不怎么舒服。难道中国女足真像一把锋利的镰刀？而丹麦女足却像嫩草一样的麦子？非也！整场比赛丝毫不见“割麦”般的轻松，比分也没有像“割麦”那样哗哗落地，而是在最后2分钟，由宋晓丽攻入制胜一球，中国女足艰难地以3比2险胜。这叫“完美开局”吗？还是那位小记者说得好：赢得胆战心惊。

我甚至想，说“完美开局”的，恐怕没有看过这场球。如看过这场球，还说“完美”，那就不得“完美”之词意了。什么叫完美？完美就是无缺，就是十全十美。这世界上哪来这么多“完美”？就是踢个10比0，也有不完美的地方。

古人云：“辞尚体要，不惟好异。”文辞崇尚切体精要，准确是第一位的。而文辞的准确，其实源于客观的态度。

上海的麦蚕

殷祖安

麦蚕是过去上海的一种土特产。它不是吃麦类的昆虫，只是因外形像第二次蜕皮后的蚕宝宝才得了此名。麦蚕是用麦类做成的食品。

解放前和上世纪50年代初，到了麦蚕上市季节，市郊农民就肩挑两只大淘米箩，上盖洁白的毛巾，沿街叫卖麦蚕。由于价廉物美，又是时令食品，深受广大居民欢迎。麦蚕的食用方法有两种：一是盛在碗内，用调羹送入口中；二是像捏粢饭团似的食用。麦蚕不易存放，保鲜期仅一天时间，时长则就会变馊。如吃不完，可放在太阳下晒成麦蚕干，便可保存一年之久。食用时，可用面粉与麦蚕干加水调成糊状，放在油锅中煎成饼，味道也挺不错。但比起新鲜的麦蚕，要逊色许多。

麦蚕制作的原料是小麦和元麦，具体制作方法是：将已灌浆饱满但仍呈青色的麦穗割下来，先用手搓，去除麦芒和麦皮，再扬播、烘炒、磨碾，共需大约6道工序。当最后用石磨碾时，就形成了“蚕宝宝”的模样，也就是麦蚕了。

麦蚕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绿色食品，含有丰富的多种维生素和人类身体必需的十余种微量元素。它糯而不腻，颊齿留香，极易消化，是老幼皆宜的大众食品。凡是吃过它的，都会赞不绝口，终身难忘。但它的上市周期异常短促，仅一星期左右。

自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后，农田归属集体所有，农民无权私自采集麦穗制作麦蚕了，这是此后再也见不到麦蚕的原因。如今，不知会制作麦蚕的老人健在的还有几许？抢救我们上海地区的这一民间美食，已时不我待。

远离三毒

（牛博士对马妞说）

戴逸如文并图

布兰妮·斯皮尔斯17岁时奇迹般迅捷蹿为使万众癫狂的偶像“小甜甜”，不幸而一夜成名又一夜堕落，急速沦为五毒俱全的坏女孩。

也许有人会说布兰妮是个特例，但剖析当今方兴未艾的选“秀”造“星”模式，不难发现其中正潜藏着令“秀”“星”们、候补“秀”候补“星”们，乃至追“秀”追“星”族堕落的造孽因子，例如：名利。

名利曾被批倒批臭，如今又炙手可热。平心而论，名利本身并不含贬义或褒义，但因确有激发贪欲的副作用而屡被恶首选为诱饵。贪的危害毋须多说，贪又直接引发嫉妒、仇恨、愤懑（嗔）而焚毁人的理智。彻查贪、嗔之根，乃是愚昧（痴）。贪、嗔、痴被归结为蛊惑人类心灵的“三毒”，确有深刻的道理。

抬起惋惜布兰妮的目光扫视世界：人们为废气污染环境而忧心忡忡，对贪、嗔、痴借助声、光、电肆意荼毒人心却又安之若素，更且乐也颠颠！其悲何如？

蹭酒轶事

陈亮

结婚前，我的嗜好挺多，抽烟、喝酒、玩牌，偶尔还和一帮兄弟出去鬼混。结婚之后，经过老婆大刀阔斧地“严厉整顿”，我的嗜好被砍掉不少。

刚开始，老婆还准许我抽点烟、喝点酒。可上个月，她突然宣布，以后不许我喝酒、抽烟，说是抽烟伤肺、喝酒伤胃，要帮我慢慢戒掉。

经过我的一番“争取”，老婆最终答应，有两种情况可以允许我喝酒：一是出门走亲戚，二是有客人来访。

可我总不能天天走亲戚，客人也不会常来我家，所以，喝酒对我来说，成了一件难事，但也无计可施。

就在我犯“酒瘾”的时候，家里来了位“救星”——岳父大人。老婆自然要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，还拿出一瓶业已封存的“稻花香”。沾岳父的光，我也终于可以开怀畅饮，一解酒馋。

岳父那天十分高兴，酒量也发挥超常，菜还没上齐，我们翁婿二人已将一瓶酒喝得见了底。不得已，老婆只好又拿出一瓶。

觥筹交错间，岳父满面红光，大发感慨说：“今天这酒喝得尽兴，好久都没沾过酒了，再不让喝非得憋死。”

我听了很惊讶：“怎么？还有人不让您喝酒？”岳父一脸无奈地说：“还有谁？你岳母呗，说是年纪大了，喝酒伤身体。这不，我只能上你这里蹭酒来了。”原来，岳父和我“同病相怜”，只有家里来客人，岳母才让他沾酒。

听岳父说完，我心中一动，计上心来。

又一个周末，我跟老婆说：“咱们去看看爸妈吧！老人家年纪大了，最喜欢跟子女唠叨。咱离得又不远，以后每个周末都去看看他们。”

老婆诧异地望了望我，但想想这是好事，就同意了。

到了岳父家，只有岳母在，我们忙问岳父去哪儿了。岳母却是一脸不解：“老头子不是说陈亮最近病了吗？他刚往你们家去了，说是去看看。”我听了暗暗发笑，心中明白了一大半，原来他老人家跟我是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啊！

中午，饭菜上了桌，丈母娘拿出一瓶酒，说：“老头子不在家，你就自斟自饮吧！”老婆望了我一眼，没做声，默许了。我刚打开瓶盖，手机响了：“喂，陈亮吧？你喝酒的时候慢点儿，别那么早放杯，可千万要等我回来陪你哟！”

『抢坐』——让座

庄侃侃

那日，去郊区办事。事毕返程，在公交车站候车处，看到了一件趣事：

车站候车长廊，人头攒动。站台上，很多人前倾着身子，探出脑袋，向左顾视。这时，一辆公交车终于不急不缓地从远处驰来了。

人们“自发”地纷纷往门前靠，我也随“潮流”移到了车门的边沿。此时，一个十二三岁光景的小男孩，活脱脱像条小泥鳅，从我边上“滑”过去，上了车。

我看见他“抢”到一个座位，落了座。但接着，他却把双手伸出车窗外，用力摇摆着，同时朝着正蹒跚而来准备上车的一名孕妇喊道：“阿姨，到这边来，这里有一个座位！”

我上车后“站位”正靠近男孩，于是问他：“这位是你姨妈吗？”不料，男孩的回答推翻了我的猜测：“我和这位阿姨不认识的，因为恐怕她上来迟，没有空位而又没人让，所以帮她先抢一个座位。”

哦，原来如此。

抢坐本是不光彩的；但这少年抢坐是为了让座，他的行为不但没错，倒还值得我们各自反省一番呢。

文须有益于天下

文佐

叶圣陶先生自1923年起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，1930年改任开明书店编辑。其间，每天要披阅大量文稿，文稿中常有征引的古代文献资料。叶老为了核实这些引用的资料，常常要花上不少工夫去查找核对，深感不便。其时开明书店正好出版了《十三经白文》，叶老由己推人，为了便于查阅该书，同时也可方便地查阅其他有注疏无注疏的各种版本的《十三经》，便决心编纂一部《十三经索引》。

编这种大型的工具书，工作量很大，叶老担负着繁重的编务，还要挤时间进行文学创作，时间实在太少。因此叶老就请母亲、姑母、夫人一起动手，每晚灯下围聚一室，分门别类地摘抄、剪辑、整理。一家人耗费了一年半的精力，方始编成。

《十三经索引》1934年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。叶老在谈及此事时，有一段十分感人的文字：“……历一年有半而书成。寒夜一灯，指僵若失，夏炎罢扇，汗湿衣衫，顾皆为之弗倦。友人戏谓此家庭手工业也。”

叶老一家人的“家庭手工业”生产了一部重要的文献工具书，给他人带来了许多方便。叶老的母亲、姑母、夫人一年半中，每天皆“为之弗倦”，《十三经索引》出版时，并没有署上她们的名字，直到现在，恐怕还很少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部书上所付出的艰辛。

文须有益于天下，“君子之为学也，非利己而已也”。叶老和他的家人可为楷模。

六十学扯铃

沈家涛

我小时候很爱玩也很会玩。弄堂里孩童们在一起玩跳绳、弹弓、滚圈圈、顶头子、抽贱骨头、官兵捉强盗，我都常常摆大王，甚至女孩玩的跳皮筋、踢毽子我也都会来两下，但却唯独没有玩过扯铃。

一转眼，我支边42年退休回家了，这两个月一直在家带外孙。前些日子，妹妹给我买了一只扯铃，知道我这个当年的顽皮大王竟然不会扯铃她还有些惊讶。

扯铃，标准叫法应该是“斗空竹”。今年春节晚会中有一个“斗空竹”节目，它糅合了传统与时尚，让人看了眼睛一亮，也使得人们从一个新的层面上来认识这种游戏。斗空竹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清诗“妃子自矜身手好，亲来阶下斗空竹”，就是描写当时宫女玩斗空竹情形的。梅婷在电视剧《万历首辅张居正》中饰演太后，剧中也有几处太后和宫女斗空竹的情形。年前，南京、郑州等地举办了斗空竹大赛，盛况空前。很多地方还有斗空竹协会，定期举办活动，互相切磋技艺。

扯铃的“嗡嗡”声和谐美妙，有人认为它是太平盛世的祥和之音。原来，空竹原本是竹子做的，铃身是空的，铃身的周边开有几道口子，飞转时就会发出哨声。但我现在已见到有色彩鲜艳的塑料制品，不过样子还是老样子。空竹有双铃的单铃的，扯双铃容易平衡，而扯单铃的技巧要求更高一些，需要多练几次才能掌握。我觉得单铃的扯起来似乎更有意思。

那天见妹妹扯得好玩，我也来了兴趣。但是一开始两手却难以找到感觉，铃在线绳上硬是不肯听话，稍一用劲它就乱摇晃，练了好一阵才慢慢使它安分起来。扯铃的关键是双手协调有张有弛，左右手配合得当。右手用劲，扯动铃旋转；左手配合放松线绳为下一次扯动做准备。这样有节奏地一张一弛，铃就被扯动得旋转起来了。刚开始，铃在线绳上会摇转，这样会使线绳绕起来，这时候你就要随着铃移动脚步，不让线绳绕起来。铃旋转起来会一阵阵地“嗡嗡”作响，这“嗡嗡”声一响，人的精神可就来了。

我学会了扯铃，很开心。过了一个星期，妹妹又来看我时，见我的扯铃技术已经超过了她，不得不佩服我这个从小就会玩的哥哥了。我们商定，不仅要会扯铃，还要扯得好，什么“鹞子翻身”、“张飞蹁马”，什么“倒骑驴”、“仙人跳”等等扯铃花样我们都要学一学。虽然不可能扯得像春晚里的“斗空竹”那么神，也可以试着模仿几个动作嘛。

七夕会 运动休闲

六十啦，我依然很爱玩也很会玩。

今宵灯谜

石午忠

负笈岁月

（民俗）

昨日谜面：屡屡带兵克劲敌

（二字物理名词二）

谜底：频率、压强

（注：“频率”，别解为“频频率兵”）